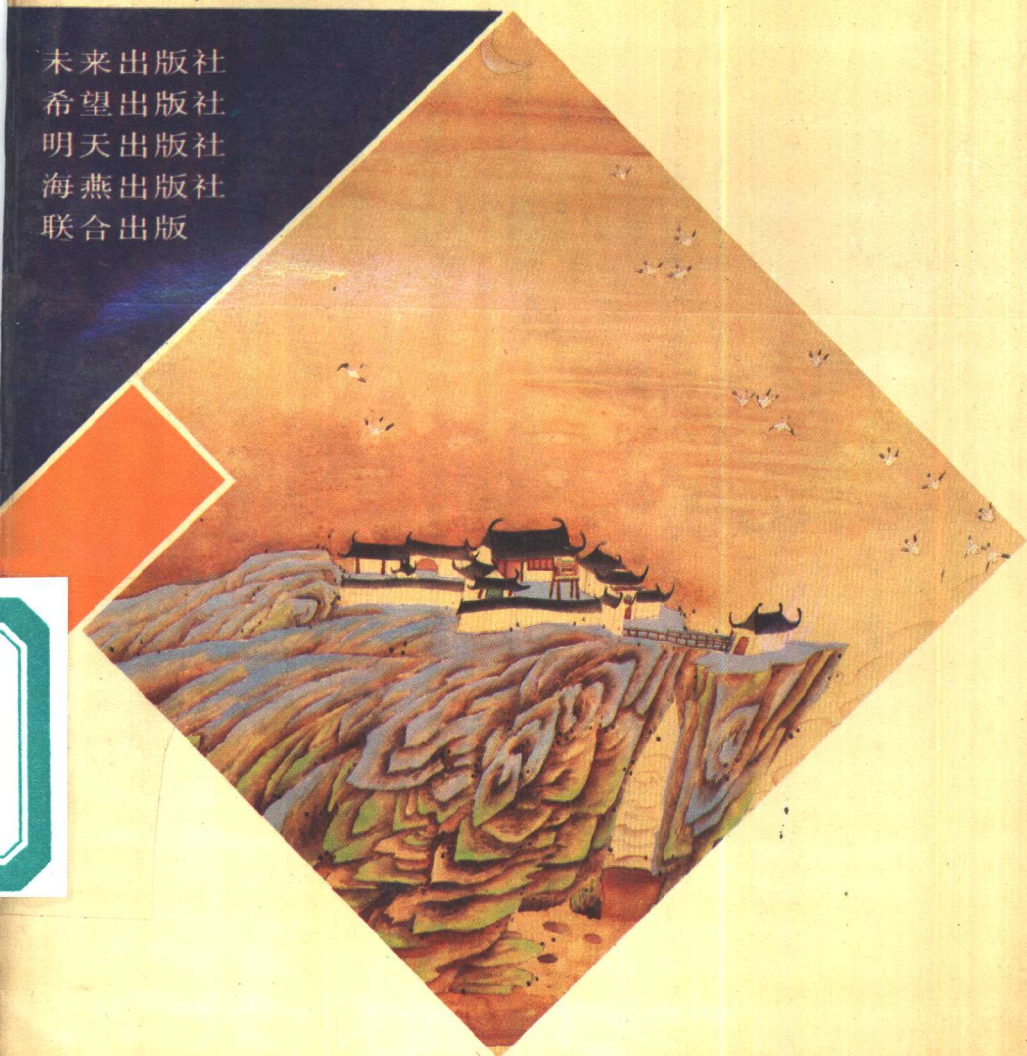


黄河揽胜

毛 铤 / 编著 ■

黄河丛书

未来出版社
希望出版社
明天出版社
海燕出版社
联合出版



黄河丛书

黄河揽胜

毛 琦 编著

未来出版社 1989年·西安

黄河丛书

黄河揽胜

毛 铨 著

未来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（西安北大街131号）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6.375 插页 5 字数 130千

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1710

ISBN 7—5417—0237—4/I·47

定价：3.80元

黄河丛书编委会

(按姓氏笔划为序)

王仕德	刘海栖	杨启伦
杨德新	张秋怀	胡大文
梁 骏	谢树森	

前 言

黄河，中华民族的摇篮。她用母亲的乳汁哺育着我们的民族，孕育出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。勤劳勇敢的中华儿女，在这里繁衍生息，建功立业。黄河，用她那恢宏的气势，博大的胸怀，铸造了中华民族高尚的情操，锻炼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、追求自由的精神。

黄河对祖国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，同时也给人民群众带来过极其深重的灾难。自远古以来，中华民族为了防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，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努力，建立了辉煌的业绩，使我们为之自豪，也激励我们继续奋斗。

千百年来，描绘黄河、咏唱黄河和反映黄河儿女生活的颂歌、情歌、怨歌、愤歌，音韵绵长，雅奏迭出，如黄河一样无穷无尽，诉说着人间的悲欢哀乐，显示着历史的艰难曲折，鼓舞我们向往真善美，涤荡假恶丑，追求新的理想，新的世界。

渊深历久的黄河文化，自强不息，生生不已。它汇入世界

HUANG HE CONG SHU

文化的大海，并保持着我们民族丰富多彩的 特色。自尊、自豪、自信、自强，是黄河文化给我们的启示。作为黄河流域的文化工作者，将把黄河文化介绍给当今的炎黄子孙，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。希望龙的传人从中汲取营养，陶冶心灵，激扬精神，开拓进取。为此，我们未来出版社、希望出版社、明天出版社、海燕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了这套《黄河丛书》。这套丛书，全面而又集中地介绍了黄河及黄河流域的自然地理、名胜古迹、民族风情、历史演变、杰出人物、文学艺术等方面，共分 12 大册。鉴往知来，我们坚信：黄河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，将永远奔腾流淌；黄河文化在世界的东方，将不断更新，永放光彩。

未来出版社

希望出版社

明天出版社

海燕出版社



内容提要

黄河流域是华夏民族的摇篮，在这里产生了灿烂的中华文明。本书以优美的文笔，描绘了黄河流域的名山大川和文化遗迹。通过谈古论今，介绍了有关人文地理知识，熔知识性、趣味性和风土人情于一炉，娓娓道来，富有情趣。



责任编辑 / 马 平
装帧设计 / 李祥东
封面插图 / 李学明
封面篆刻 / 李岩选

目 录

高原海蓝蓝·····	(1)
河湟三景·····	(12)
敦煌之旅·····	(22)
成吉思汗陵记·····	(31)
荒沙漠漠白城子·····	(40)
窑洞，历史的轨迹·····	(47)
黄陵三记·····	(52)
教稼台记·····	(63)
西安的城墙·····	(72)
秦陵之谜·····	(77)
骊山赋·····	(84)
世界第八奇迹发现记·····	(90)
在写《长恨歌》的地方·····	(119)
杜陵杜祠寻访记·····	(131)

HUANG HE CONG SHU

九成宫碑记.....	(140)
司马祠漫想.....	(146)
游白马寺琐记.....	(154)
永乐宫一瞥.....	(164)
德州苏禄国东王墓记.....	(172)
登泰山记.....	(177)

南泥湾·红叶·雪.....	(189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高原海蓝蓝

我渴望着歌的岛屹立在这
喧哗的波涛起伏的海中

——泰戈尔：《飞鸟集》

年轻的朋友，你们可能扬帆横跨过“惊涛终不息，云锦曜日屿”的渤海，泛舟漫游过“云岛相接连，风潮无极已”的黄海，也许还漫游过“精卫衔微木”也填不满的东海和“玉鉴琼田三万亩”的南海，但是，你们可曾知道在祖国西部，还有一个充满神秘梦幻和无限诗意的西海吗？

也许，你们很可能会认为我这样说，是在描述戈壁滩上的奇景——海市蜃楼吧。不，我说的是一个真实的海，尽管它在地图上似乎只是一小块蓝色的印痕，可如果你来到祖国西部，身临青海高原，那么你就会惊叹：它确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海，一个蓝得令人心醉的海，一个至今还叫人感到扑朔迷离的海。

说它是海，并不是没有来由的，大约在1000多年以前，我们的祖先就名正言顺地把它以“海”相待了。他们称它“西海”、“仙海”、“鲜水海”，就是当地的蒙、藏牧民也祖祖辈辈口口相传，称它为“卑禾羌海”呢。因此，我倒产生了个有趣的遐想，就是眼下这个“青海湖”的名字，怕是当初定名的时候，由于某个人的一时疏忽，才把本来应该叫“青海海”的名字，颠倒成“青海湖”了吧！

别笑，说真的，当我来青海湖以前，对青海湖的概念也和大家差不多，心想它顶多和云南的滇池或黑龙江的五大莲池一个样。可是没想到当我们这批应邀前来参加“西海笔会”的作家，一翻过日月山，远远地望见一片汪洋波涛的时候，原来头脑里那个保守的概念才被打得粉碎了。青海高原的天空已经够蓝了，然而这西海的水比湛蓝的天空还要湛蓝，它蓝得透亮，蓝得闪光。当我们的车子越来越靠近这浩渺的西海时，我嗅到了一股海的湿漉漉的气味，这气味渗入心脾，令人陶醉。我仿佛感到祖国的西海用它长的臂膀，来拥抱我们似的，就象一个热情的母亲要紧紧拥抱自己从远方归来的儿子那样。激动之余，我这个从来缺少音乐细胞的人，竟也破例地哼起一支歌来了：

晚风轻拂澎湖湾，
白浪逐沙滩，
没有椰林缀夕阳，
只是一片海蓝蓝。

哼唱这支歌曲是见景生情的。因为当时正值夕阳西下，万道霞光正投射在烟波浩渺的西海上，景色特别绮丽；分外，恰好正遇到一批港澳青年正披着夕阳漫步，背景正是“一片海蓝蓝”。面对此情此景，还有什么旋律能比这首轻快的抒情歌曲更能传神写意呢？何况澎湖湾和青海湖畔恰是祖国东海和西海遥遥相对的两颗明珠！

年轻的朋友，现在就让我向你们追述这次愉快的西海之游吧。当天傍晚下了车，我们就下榻在一个招待所。我几乎忘记了旅途的劳顿，抹了把脸，就迫不及待地拉上青海作协的老白，沿湖堤走去，要对祖国西海的黄昏暮色“先睹为快”了。沐浴着晚霞，迎着清凉的晚风，我们边走边聊，简直比古希腊的逍遥学派还要逍遥。只见一只白色的海鸥，从水面上飞来，几乎擦头顶而过，仿佛要听听我们谈论似的，又仿佛是以回旋式的飞行，来向我们表示亲切的致意。

“这西海可地地道道是个海啊，”我赞叹地说，“别说500里滇池，800里洞庭，叫我看都比不过它宏伟的气魄！”

“可也是，”老白有点自豪地说，“据说它的面积4635平方公里，恐怕南太平洋一些小岛国的面积还没它大呢！”

“难怪人们从古到今都称它为‘西海’，它的浩瀚无边也确实称得上是祖国西部的一个大海啊！”

“也许是因为它太大了吧，我们就觉得它挺神秘。唐玄宗就最早把西海的海神封为‘广润公’，宋神宗后来又加封它为‘通圣广润王’。”

“妙、妙、妙，想不到这西海海神还和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同名！”

“怎么扯到柏拉图？”

“可不是么，按古希腊文，‘柏拉’就是广阔的意思。所不同的是柏拉图因博学而得名，西海的海神则因广阔而得封……”

“有意思，”老白忍俊不禁地说，“因为太广阔了，连皇帝也害怕。据说历代帝王还经常派使者来这个边远的地方，在日月山祭天，在这儿祭海。”

“当然啦，皇帝为了坐稳宝座也得巩固后方呀！秦始皇和汉武帝长途跋涉去泰山封禅，都是一码子事啊！”

“不过，”老白鬼黠地一笑说，“这儿一度曾真的有过神呢。”

“什么神？”

“牛鬼蛇神！”

原来，十年浩劫中曾有不少干部被打成所谓“牛鬼蛇神”，发配到这儿来捕鱼，过着象爱斯基摩人一样的生活。

当一触到这块历史的伤疤，我们只好望海兴叹，相对苦笑了。

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”当我们翘身回转的时候，已觉得西风清冷，夜凉如水了。只有那一簇簇水浪拍击着堤岸，发出阵阵的轰鸣。老白一看我打起寒噤来，便说：“怎么样，在这海拔3100多米的西海边，能顶得住吗？”

“什么？3100米，这不比我们华山西峰还高吗？怪道

‘高处不胜寒’啊！”

.....

忽然一股扑鼻的鱼香味袭来，抬头一看，原来老白已把我引进一个灯火阑珊的小餐馆。不凑巧，下班时间已到，几位操着内地口音的女服务员，正在擦钢抹灶，准备结束一天的营业。但当看到我们这两位不速之客时，其中一位便热情地说：

“很对不起，其它饭菜都供应完了，如果你们喜欢吃干炸鱼的话，还……”

“太好了，”正中下怀的老白说，“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正想品尝一下西海的海味哩！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。眨眼两大盘香喷喷的干炸鱼就摆在我们面前了。年轻的朋友，你们也许吃过鲜嫩的武昌鱼，肥美的湛江虾。但是你们绝对想象不到这西海鱼的香脆。它是咸水鱼，无鳞，学名就叫裸鲤，听过吗？咀嚼着又香又脆的干炸鱼，听着远处的波涛声，我差点忘记了自己是置身青海湖畔，恍若是在大连海滨或北戴河的某个海味餐馆。当然，真正要领略这西海的风光，还是第二天“出海”以后的事儿了。

第二天，天公也赏了个脸，风平浪静，丽日蓝天。朝霞映照下的西海显得更娇美、更洒脱、更漂亮了。老白因事不能同行，一吃早饭就挥手送我们登车出发了。我们先驱车赶到码头，可谁知还没有等我们上船，一艘偌大的机轮船已被一伙男男女女挤满了。这突如其来的喧宾夺主，出乎意外，只见船工嘀咕了几句便大声宣告说：“因为超员，今日这趟船不能开了。”我们的汽车司机丢了个眼色，我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，

就已被人簇拥上汽车，而一当我们的人上齐了，司机就加大油门，飞快地沿公路西驰去。车行约四五里，稍一掉头，我便发现那艘机轮船正停泊在前面一个天然的沙丘旁，等着我们。噢，原来是机智的船工使了个“金蝉脱壳计”，已把那些“夺主”的“喧宾”给甩掉了。妙计是妙计，但我总觉得把那么多热心的看海者甩掉，有失于宽厚。可只听船工们讷讷地说：“那些青年男女啊，大都是这儿职工子弟，你开100次船，他们坐100次，而且一毛不拔！”

“那你们不能多准备几艘船吗？”我反问他们。

“谈何容易啊，当整个青海进行新的大开发的时候，也许这些事儿才能提上议程。”

尽管船工没有再把话说下去，可我明白了他的潜台词。就象资源丰富的柴达木需要继续大开发一样，富饶的西海资源几乎还原封未动呢。我相信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，总有一天一个利用西海水力、风力、电力，开发西海资源的新兴城市将在这儿建立起来，届时“无烟工业”的旅游事业也会蓬勃开展，游艇画舫，往来如织，还有谁再会怅然地呆在这儿，望“海”兴叹啊！

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。我们的机轮船已经平稳地行进在西海宽阔的胸膛上了。笃、笃、笃的马达声和浪花激溅在船舷的轰响，交织在一起，组成一支雄壮的协奏曲。开始，我们因船行的正前方还是海天茫茫，便禁不住回头张望刚刚离开的东南岸的草库伦，大片大片金黄的菜花，以及南面远处白云缭绕的群山。哦，年轻的朋友，一说到这高原的云彩可真别致，它像

一匹张开的幕布一样，一动不动地横陈在天边，而几处隐隐约约戴着雪冠的峰峦，则象淡淡的水墨画似的。面对这种奇特的景色，叫人不得不佩服古代诗人的观察力和表现力。他们不用洋洋洒洒的铺陈，只一句“青海长云暗雪山”的诗句，就叫我们这些后来者“眼前有景道不得”了。不久，我们的视线就被云蒸霞蔚的西海风光吸引住了，仿佛我们是坐着一只方舟信天游去。那只只凌空飞翔的海鸥就宛若替我们带路的信鸽似的，飞来飞去。游吧，游吧，也许周穆王西巡，就走的这个方向；西王母瑶池设宴，众神就在这儿沐浴；霍去病穿越祁连山的时候，就在这儿饮马；也许薛仁贵兵败大飞川的时候，曾望着这西海挥泪……

啊，辽阔浩渺的西海啊，有人说你是苏武牧过羊的北海（今苏联的贝加尔湖）的姊妹，又有人无稽地说在你的水域里有什么三头水怪；甚至还有人煞有介事地说在你的湖心，也有一个类似日本“魔鬼海”和“百慕大三角区”的陷阱……。所有这些离奇古怪的传闻，不能说明别的，只能说明西海太广阔了，太浩渺了；广阔得出奇，浩渺得神秘，人们只好用自己有限的知识和荒诞的想象来猜度你了。就连我们的诗圣杜甫当年也只是根据一些传闻，用“君不见，青海头，古来白骨无人收，新鬼烦冤旧鬼哭，天阴雨湿声啾啾”的几句诗，把你描写得“凄凄惨惨戚戚。”我想，设若他今天与我们载舟同行，亲眼目睹一下西海壮丽的风采，他一定会把自己“波涛万顷堆琉璃”之类得意句子，拱手奉送给你这位美丽的女神的。……

我敢说，我们一行参加“西海笔会”的外地作家，都不约